

林

戈

奇

耻

独

缺

奇
妙
趣

林 戈

天津古籍出版社

奇 联 雅 趣
林 戈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04—483—X
G·97 定价：10.00 元

522252

前　　言

对联，是中国文学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据说世界上有五千多种语言和方言，但我以为，除了汉语以外，恐怕用其它语言是很难创造出中国这种独特的对联作品来的。方东新先生在为山西《对联》杂志创刊时写的一副贺联，道出了我国对联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特色。联曰：

对语始于桃符。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工对、巧对、流水、迭词，尽情发挥，只言片语，深浅成趣。欣闻杂著成家，文坛从此添异秀；

联帖源自律诗。寿联、婚联、挽联、春联、短联、长联、集句、嵌字，随意拾掇，三教九流，雅俗共赏。喜见期刊问世，艺苑于今绽新花。

至于对联的起源，大都以五代时后蜀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作为我国最早的对联。但这种看法，许多学者并不尽以为然。例如谭嗣同先生曾经考据，认为我国最早的对联是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罢官时所书的“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并由其三妹令娴所续“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首贴于门上的诗联。还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后蜀

作者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蜀先兆》记载：“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官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这样说来，我国最早的对联，不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不是“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而是孟昶的皇太子所写的这副四言对“天垂余庆，地接长春。”了。

好在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考证究竟我国第一副对联源于哪朝哪代何人所撰，也不是要写一部对联的发展史，更不是想介绍什么对联作法之类，而是想要从我国那浩如烟海的对联中采撷几束幽默有趣的花朵来，虔诚地奉献给我们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老实说，我国对联之多，种类之繁，没有人能够统计出精确的数字来，即使是本书所想要列举的趣味联，幽默联，究竟有多少，自己也说不清。说不清，却又十分喜爱。这些奇联佳对，各以其独特的形式出现，构思巧妙，文字精彩，趣味纷呈，变幻无穷，读之令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正是由于这种对联容易使人激发感情，回味无穷，陶冶艺术情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又是那样妙趣横生，引人捧腹叫绝，所以笔者乐此长久不疲，随时留意采摘，才于茫茫联海之中，收集得万中之一，加以归纳整理，供读者诸君共享共娱，共赏共乐。

作 者

一九九三年夏于津门

目 录

前 言	(1)	药名联	(108)
谐音联	(1)	方位联	(115)
同字联	(6)	问答联	(119)
同音联	(11)	巧意联	(129)
同旁联	(15)	数字联	(136)
叠字联	(20)	转义联	(144)
拆字联	(24)	嘲讽联	(147)
集句联	(36)	多意联	(153)
格言联	(46)	戏台联	(159)
嵌字联	(53)	神庙联	(164)
歇后联	(59)	生肖联	(170)
谜语联	(63)	景观联	(176)
借对联	(68)	衙署联	(182)
回文联	(73)	贺赠联	(188)
连珠联	(79)	寿辰联	(196)
俗语联	(86)	婚嫁联	(202)
流水联	(91)	哀挽联	(211)
绕口联	(95)	行业联	(219)
人名联	(100)	后记	(227)*
地名联	(104)		

谐 音 联

谐音联，即利用汉语言文字音同字不同的特点或拟声技巧等所创作的一种对联。许多对联高手巧妙运用此种方法，创造出来一副副斑斓绚丽的联语，别有风趣。

试看下面这副对联：

二舟同行，橹速不如帆快；

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此联据说是明江苏武进县人陈浴幼时同其父在江边漫步时，见一船摇橹而行，一船扬帆而驶，陈父故出上联考试儿子的。儿子恰又听到近处有牧童弄笛，远处还传来悠扬箫声，触景生情，是有佳对。该联语音双关，上联中“橹速”与“鲁肃”谐音，“帆快”与西汉勇士“樊哙”谐音，“笛清”谐音“狄青”，“箫和”与西汉谋臣“萧何”谐音。将四古人名字入联，不露痕迹，结构严谨，耐人寻味，真佳作也！

类似这样的作品是不少的。举几例：

莲子心中苦；

梨儿腹内酸。

吃过莲子和梨儿的人都知道，莲子心是苦涩的，梨儿核是酸的，这是实写。传说这副对联是金圣叹临刑时为前来送别的儿子所作的，“莲子”的谐音“怜子”，“梨儿”谐“离儿”。

贾岛醉来非假倒；

刘伶饮尽不留零。

传说唐伯虎与友对饮，大醉。友借兴出联求对，以唐代诗人贾岛谐音“假倒”，取笑唐伯虎。唐在醉中却以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谐音“留零”，指喝得一点不剩来夸自己的酒量，二人相对大笑。应该说，二人这副联对确实巧趣！

指挥烧纸，纸灰飞上指挥头；

修撰进馐，馐馔饱充修撰腹。

此联说的是明诗人李东阳时任翰林修撰，一日在京中闲游，过一庙宇，见一武官正指挥下属烧纸祭神，于是以“指挥”与“纸灰”的谐音出了上联吟出。武官一听，遂以李东阳的官职“修撰”与祭祀用的“馐馔”谐音成联而答，对得很是巧妙有趣，李修撰也不禁叫好。

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

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牲怎能出蹄！

明代的“神童”解缙善对，一权臣蓄意当众讥笑他，出了个挖苦人的上联，用了“对句”的谐音词“对锯”。解缙稍加思索，不紧不慢地吟出个连损带讽刺的下联，用了“出题”的谐音词“出蹄”，直骂得那“老畜牲”颜面通红，作声不得。

苏轼兄弟与佛印和尚常在一起联对吟诗，有不少传闻佳话。传说苏轼、苏辙与佛印游巫山时，兴起联对，利用谐音

法，得到了妙联。首先是佛印触景生情，得一上联曰：

无山得似巫山好；

苏轼知佛印以“巫山”起兴，“无山”与“巫山”谐音，得以上联，暗一思忖，见一荷池，亦便随口吟出下联来：

何叶能如荷叶圆？

联中“何叶”与“荷叶”谐音，的确对得不错，苏辙心中当然明白。但又觉得，以“叶”对“山”，从对仗角度看，却略显对得不工，于是自对一联云：

何水能如河水清？

这样，该下联“何水”与“河水”谐音，亦切眼前景象，而且以“水”与“山”，显得更为工稳，于是众皆称善。

还有一次，苏轼吃着炒栗子，怡然自得，雅兴忽发，得一上联：

栗绽缝黄见；

联中“缝黄”谐音“凤凰”，当时求下联而未得。一日食藕，忽得一很好的下联：

藕断露丝飞。

其中“露丝”谐音“鹭鸶”，对得十分巧妙！

上面说的这些例子，都是利用音同字不同的特点所做的谐音双关联。下面再来看看拟声谐音联的特点。请看下面这副对联：

山童采栗用筐承，劈栗扑簏；

野老卖菱将担倒，倾菱空笼。

上联是说一山童采栗子时，用筐接着，栗子落进筐子

(簏，筐篓)里，发出“噼里扑噜”的响声，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尤其是后四字，既是前半句的概括，又是摹声，就像在耳边响一样。下联对得也非常巧妙，是说一乡村老汉挑着担子去卖菱角，成交后把一担菱角倒进买主的担子里，菱倒光了，担筐也空了，即“倾菱空筐”。但这四个字又恰好是对老汉倾筐倒菱声音的巧妙摹拟，声犹在耳。此联虽无意义，但对的还算巧妙。

还有一副拟声谐音联，写得更是有声有色，请看：

普天同庆，庆得自然，庆庆庆，当庆庆，当庆当庆当
当庆；

举国若狂，狂到极点，狂狂狂，懂狂狂，懂狂懂狂懂
懂狂。

据说这是蜀人刘师亮于民国十七年所题的一副“庆祝”国民党“双十节”的对联。大声诵读，如闻锣鼓罄钹之声，敲得震天价响，描摹得自然贴切，就像身临其境一般。此联看似在庆祝狂欢，实际上是对国民党的诅咒和嘲弄。为何如是说？因为“当庆”，乃民间悼亡的乐器声，“懂狂”，是民间戏耍的锣鼓声。

热热闹闹的谐音过去了，再介绍一副富于抒情情调的方言谐音佳作：

独览梅花扫腊雪；

细睨山势舞流溪。

这是用浙江方言写的一副谐音联。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作者在观山玩景，欣赏自然风光。联中有雪里梅花，起舞山

峦，潺潺流水，意境之美可见。但若用浙江方言快读此联，上联乃是音乐简谱“多来米发梭那西”的谐音，下联则是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谐音。

这种谐音联很多很多，比如清代吴克联幼聪善对，私塾先生出了个上联是：

风吹葫芦呼噜噜；

吴氏则以秋雨中石榴树对了下联是：

雨洒石榴湿溜溜。

又比如传说陕西凤翔才子李方希写过一对答新知府招贤榜的求贤联的下联，从而得破格提拔。求贤联上联为：

黄河岸上立黄鹤鹤饮河水；

李方希对的是：

白杨树下卧白羊羊食杨叶。

新知府大喜，在李的考卷上批了四个大字：“鹤立鸡群”。

总之，这种谐音联，要写好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要借助于一种巧思。比如上面这对联，要是“黄河”与“黄鹤”不谐音，黄鹤如果不是立在黄河边，那“白杨”也没有“白羊”去与之谐音匹对，白羊也不卧在“白杨”下，你怎么能对出这么好的对联来？这就是借助一种巧思，就像武功中的“四两拨千斤”，借的就是一股巧劲。当然，这种巧劲，必须依靠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及生活和艺术的修养，否则，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统一和谐和巧妙的艺术境界的。

同字联

这里所说的同字联，是指运用同一个字或者利用字同但音义不同的特点所创作的一种对联。

这种对联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种是上联和下联分别用的是同一个字，或者说，仅用两个字分别重复就构成了一副对联。比如民间传说的浙江才子徐文长曾为家乡的戏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盛 盛 盛 盛 盛 盛；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这是什么意思？乍一看，不知所云；细推敲，颇有意思。原来，“盛”有二音，一读“圣”，一读“成”，连在一起快读却为“成圣成圣成圣成圣”，极像绍兴大班热闹的锣鼓声；下联的“行”字也有两读，一念“刑”音，一读“杭”音，连起来快读是“刑杭刑杭刑杭刑杭”，颇似戏班锣钹声。原来，这是一副戏班鼓乐锣钹拟声联，写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另有一副与此类似的对联，是脍炙人口的那副豆芽店联。此联把豆芽店老板希望豆芽快快生长以及豆芽生得整

齐旺盛的情与景描写得维妙维肖，十分生动。联曰：

长长长长长长；

行行行行行行。

这一联可有多种读法，但都是一字两音两义。上联的“长”，既读长短之长，又读生长之长，说豆芽不断生长，长一长就长一节。长一节又长一长，长得长长的；下联的“行字，既读排行的行，音 háng，又读行走的行，音 xíng，是说一行又一行的豆芽长得整整齐齐，一眼望去，像在行走一般。

同字联的另一种形式，是全联均用同一个字，包括横批也是如此。只不过此字一字两音两义，上下联交替运用就是了。例如还是一副豆芽店的对联云：

长长长长长长；

长长长长长长。

横批：长长长长

有人怪道：“一个字，上下联都一样，怎么能成联？”其实，这是一副妙不可言的趣对。如有所述，“长”字两读且有两义，一是生长的“长”一为长短的“长”。二者交替使用，随着句读标点的变化而变化，可以有多种读法，奇趣奥妙令人品味无穷。假如我们把上联的第一、三、五、六字读成长短的“长”（用 C 代表），二、四、七字读成生长的“长”（Z 代表），下联相应字与此相反，横批亦如法炮制，则此联即可念成：

CZCZCCZ

ZCZCZZC

横批：CZCZ

若将此联换一种读法，则可读作：

CCZCZCZ

ZZCZCZC

横批：ZZCC

此外还可以有读法，读者可自去体味。

同字联的再一种形式是联中不全用同一个字，除了相同的字以外还附加上其它的字，才能使对联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例如大家所熟知的那副孟姜女庙楹联，即是如此：

海水潮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上联除了“朝”字外，加上了“海水”“落”三字，下联除了“长”字，则加上了“浮云”“消”三字。此联按音、义的不同，可读作：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据说此联作者是徐文长，并说他还用同样的技巧为四川长文县朝云庙也写了一副类似的对联。联云：

朝云朝朝朝朝朝朝朝退；

长水长长长长长长长流。

此联上联一、四、五、七、九字读朝霞的“朝”，三、六、八字读朝圣的“朝”，下联一、四、五、七、九字读长短的“长”，三、六、八字读上涨的“涨”音时，这副奇联即可读作：

朝云潮，朝朝潮，朝潮朝退；

长水涨，长长涨，长涨长流。

断句稍加变化，又可读作：

朝云朝潮，朝朝潮，朝朝退；
长水长涨，长长涨，长长流。

徐文长这两副对联一流传开来，则有人争相仿效，如福州罗星塔就有一副似曾相识的楹联是：

朝朝朝朝朝朝夕；
长长长长长长消。

还有人写成这样的对联，来描写百官早朝的情景和颂扬国威的兴盛：

文武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国盛长长长长长长长兴。

幼时读过一副短联，亦属此类形式：

锅漏漏干船漏满；
灯吹吹灭火吹燃。

上联三个“漏”，虽属同音同义，但又随器皿的不同而不同；下联三个“吹”，同是“吹”，吹的对象不同，效果也不同。锅一漏，漏干；船一漏，漏满；吹灯，灯灭；吹火，却吹燃。

将同一个字放入联中，间隔出现，发挥各自的独有特色，可以说是同字联的又一种形式。这种格式有人叫“复字联”，如“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便是。因为同字，便归为“同字联”了。

再举二例：席上鱼羊鲜乎鲜矣；
窗前女子好者好之。

这是一副利用同字不同音的汉字特点兼采分合拆字之

法创作的妙联。传说清代寒儒汪儒扬少年英俊，才思过人。一次，徐宰相为二女儿招亲，以联择婿，特意设了个鱼羊席款待汪氏。徐宰相明言，若能对出他的上联，择日婚配，如对不出，休怪无情。于是，徐宰相指席为联曰：席上鱼羊鲜乎鲜矣。汪氏一听，自叹出联绝妙，“鱼”“羊”合而为“鲜”，巧扣席上之物，二鲜字又是同字二音二义，一作“新鲜”解，一作“稀罕”解，要想对出妙句，难哉！汪氏正思索间，正看见西楼有女子身影从窗前走过去，乃灵机一动，巧得下联：窗前女子好者好之。其中，“女”子合而为“好”，巧扣眼前所见之女子，二“好”字亦是同字二音二义，前为“美好”之“好”，后为“爱好”之“好”。对句一出口，徐宰相叹其才华，大喜，遂以女许之为婚。汪氏半联喜得宰相千金女也！

又：一碗清茶解解元之渴；

三弦妙曲乐乐府之音。

上联中“解解元”，指明朝的解缙，因为他在乡试时中解元，人称“解解元”。下联的“乐乐府”，指一姓乐的乐师。

同 音 联

有一段相声叫对对联，其中有几副很有趣，顺便抄录两副如下：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妞妞轰牛牛扭妞妞拧牛。

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榜酪；
舅舅架鸠鸠飞舅舅揪鸠。

这虽然像是说笑话一样，但其中却反映出对联的一种特色来，即联中用了同音字。以此推之，所谓同音联，是利用汉字同音字的特点，加以发挥而创作的一种对联。其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上联各字同音，下联各字同音，只不过四声抑扬不一定相同而已；另一种是将同音字用于联中，不必每个字都同音韵。这样，可以构成一种和谐的音韵美和风趣流畅的气势，令人受用不穷。古往今来，此种同音巧对为数不少，这里且拣数联与读者朋友共赏。

据吴恭亨撰《对联话》讲，石门黄碧川按察一日赴郊外